

安全研究

伊拉克重建中国家认同之缺失

余泳

摘要：战后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不断，国家濒临内战边缘，重建深陷安全困境，折射出伊国家认同的严重缺失。伊各派势力的利益纷争、美国强力改造伊拉克、某些周边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介入等内外因素导致伊重建的严重受挫。伊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美调整对伊政策，以及有关各方回到联合国框架下推动伊重建，才有可能解除伊重建中的安全困局，而重构国家认同更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国家认同；伊拉克重建；安全困局

作者简介：余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05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3-0056-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于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命，并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1]²⁹美国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四年多来，伊中央政府和驻伊外国军队未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伊民众的身份认同不断分化，国家认同严重缺失，致使重建进程严重受挫，伊教派冲突更使国家濒临内战和分裂的边缘。正视伊民众国家认同的缺失并考察其产生的动因，才能厘清伊战后重建困境的本质与出路。

一、现状：伊国家重建受挫与认同危机

伊拉克地处中东腹地，扼东西交通之要冲，紧临海湾，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且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1.2%。^[2]也主要由于地缘和石油因素，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欲在伊建立中东的“民主样板”，一手主导着伊战后重建。从表面看，自2003年7月13日伊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至2006年5月20日民选政府产生，伊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美国所希望的“自由民主”之路，但实际境况却与之有天壤之别。战后伊教派冲突愈演愈烈，针对美军的袭击一直不断，武装反美和暴力仇杀是其最表象化的特征，美国按其意志搭建起这种政治体制框架，控制了伊政府，但这样的政府却不能主导伊战后的社会秩序。自2004年6月1日伊临时政府成立后近两个月，伊就有超过1062人死伤，其中包括美英士兵、其他外国人，但主要是伊平民。尤其是2006年2月22日什叶派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炸，更使教派仇杀不断升级，其后三天内就有160人死于此次冲突。^[3]持续的教派冲突还造成了中东地区新的难民问题。2007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伊拉克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伊共有近400万难民，其中逃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伊朗、土耳其等邻国的难民多达200万，还有约190万人在伊国内流离失所，总数占伊拉克人口的八分之一。伊国内持续发生暴力冲突，目前每月仍有4~5万名伊拉克人

逃离家园。^[4]

伊战后人心思变求安，渴望进行国家重建，但伊境内的乱局阻碍了这种愿望的实现。纵观萨达姆执政 20 多年，伊拉克人民经历的多是战争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反对派们更是遭到镇压甚至被迫流亡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生活境况与外部世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伊战中，伊拉克人民并未进行殊死抵抗，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萨达姆政权的不满。尽管他们反对外来占领，但也希望改变现状。^[5]⁴²然而，战后他们却未加入到重建国家的行动中来，各派由于各种因素产生了认同分歧——要么是低于国家层次的部族认同，要么是高于国家层次的教派认同。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共和国，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其民众均为在共和国名义下的国民。而战后的伊拉克，尽管有政府管理机构的存在，民众却深陷国家主权被侵、濒临内战的现实窘境，他们多从什叶派、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等来认同身份，缺乏国家认同，甚至指斥现政府为“美国人的走狗”。从现实和历史的对比可看出，国家认同的缺失正是造成伊目前局势混乱的重要因素。

二、成因：内部利益纷争与外部势力干涉

1. 各派利益纷争，政府缺乏权威

伊拉克人口约 2880 万(2005 年)，其中阿拉伯人约占 76%(什叶派约占 61%，逊尼派约占 15%)，库尔德人约占 17.5%，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2]他们分别聚居在伊三大区域，各区域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其内部也存在不同利益集团，美国主导组建的现政府未能兼顾各方利益，处于弱势的中央政府难以掌控境内局势，导致各派利益纷争不断，国家认同危机亦随之产生。

首先，战后什叶派掌权与逊尼派失势给伊政局带来深刻影响，改变了伊原有的政治格局。长期以来，伊一直由人数占劣势的逊尼派执掌政权，对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宗教学校、出版物严加控制，并对其宗教人士进行打压。20 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伊战前，伊境内什叶派穆斯林为把伊建成“伊朗式”的政教合一国家进行了不懈斗争，但屡遭萨达姆政权的严厉镇压。战后美军主导下的伊政府中什叶派占明显优势(如下表所示)：

伊拉克战后主要权力机构组成情况

机构名称	组成人数	什叶派	逊尼派	库尔德人	其他
临管会政府	25 人	13 人	5 人	5 人	2 人
临时政府	33 人	总理、副总统、国防部长、石油部长	总统、内政部长	副总理、副总统、外交部长	
过渡议会	275 席	140 席	17 席	75 席	43 席
过渡政府		总理、副总统	副总统	总统	
正式议会	275 席	153 席/副议长	44 席/议长	53 席/副议长	25 席
正式政府		总理、副总统	副总统	总统	

资料来源：根据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伊战后政体为总理掌握政府实权，而从上表可看出，这一职位和一些重要部长职位总是由什叶派人士担任，什叶派在议会中也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优势明显。在此情况下，什叶派尤其是曾遭受直接迫害过的什叶派内部派系借此一吐心中怨气，极力报复前掌权的逊尼派，而其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甚至直接把逊尼派作为仇杀对象；失势后的逊尼派除了要经受人亡政息的痛苦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防范，政坛上既无强有力的代言人，聚居区内也无石油资源优势，那些与前政权有千丝万

缕联系的人毫无尊严感和安全感。不同的境况驱使两派教众从国家认同回到教派认同，以求获取既得利益与安全保障。

其次，什叶派内部三大势力的不同主张亦能搅动伊战后政局。当今伊境内什叶派主要由分属不同宗教领袖的三大派别构成，伊境内什叶派人数众多，因而每一派的实力和影响不可小觑。伊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行事低调，不提倡暴力，属温和派，在伊有着崇高威望，对国内各方和美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在哈基姆家族的领导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萨德尔旅”，还有一些伊战前长期流亡国外的“海归派”，都主张以和平方式促使美军撤出伊拉克和建立联邦国家；而萨德尔派一直视美军为非法占领者，并亲自指挥其民兵组织“迈赫迪军”公开武装反美，有着强烈的激进色彩，与前两派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温和派之间因主张和利益相异而貌合神离。更为严重的是，激进派与温和派在重建的诸多领域龃龉不断，分歧明显，使其认同趋向教派化和集团化。

再次，库尔德民族问题与政治诉求充满变数。伊境内民族状况复杂，除一些少数民族问题外，库尔德问题是长期困扰伊的棘手问题。居住在伊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为争取民族自治不断斗争，在海湾战争后实际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较强大的武装，也想借此伊政权变更之机获得独立，但这种野心遭到美国和其他相关中东国家的压制，同时其内部也分裂成不同派别，他们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掣肘。既然谋求独立不可得，他们当然希望在伊新组建的政权中获得实际利益。因其拥有伊境内相对强大的武装，且所在区域又是伊石油重镇，所以政府做出任何不利于他们的决策和行为，都会引起库尔德人强烈的反弹甚至武装反击，进而重提独立诉求。

因此，强烈的什叶派色彩令伊现政府不能兼顾各派的利益诉求，并引起中东逊尼派国家的忧虑，为国内各派利益纷争和邻国不同势力插手其中留下隐患；同时，该政府反映的美国战略意图使之遭到境内反美力量的强烈抵制，也诱使阿拉伯—伊斯兰激进势力入境作战。伊中央政府不具备凝聚国内各派的向心力，也难树立引领民众重建国家的权威，加深了伊战后重建中的国家认同缺失。

2. 美战略利益诉求与在伊形象下降

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在《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中特别分析了美国在“大中东”的利益，包括保障石油运送通道畅通与维护以色列的安全，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均势和推进政治经济自由化。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的四次战争^①均体现了这一利益诉求。^{[6]18}2004年2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大中东倡议”，公布了“大中东”民主改革方案，美发动的对伊战争是其整个“大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美主导的伊战后重建也隶属于“大中东”战略不可缺失的一环。政治上，美国主导着伊政府组成：一方面尽力消除前萨达姆政权的影响，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扶持“亲美人物”掌握实权，这与向伊民众许诺的自由民主相去甚远；经济上，美国石油公司垄断了伊特大油田开发项目，经济重建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招标大多落入美国公司手中，战前伊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石油合作项目的实施受阻。至于让伊民众降低失业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等目标也遥遥无期；社会和安全上，美则采取一系列的武装清剿行动和“以伊治伊”策略。然而，伊实际情况却是反美武装的此起彼伏和爆炸事件频发，美军士兵、伊拉克警察、公务员，尤其是伊平民死伤不断。

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和制裁环境下，伊拉克宗教信仰徒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们对于自己宗教领袖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其他，想过安宁的生活，抵触美国和盟军士兵，“虐囚”类的丑闻又使他们觉得自己的宗教、民族和家庭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进而深信美国意在掠夺他们的领土和石油，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不断发生的爆炸和仇杀事件，使众多的伊平民毫无安全感和生命保障，更谈不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其生活水平甚至远低于战前，这一切应归咎于美国的对伊政策和长期陈

^①这四次战争分别为：1991年海湾战争、1998/1999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打击、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兵伊拉克。因此，有学者批评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说：“事实上，在每一个转折点美国都在犯错误”，这些错误则包括清洗伊拉克复兴党、解散军队、入侵伊拉克时几乎没有派军队维持治安、任由五角大楼制定伊拉克战后战略及未能制定有效的和平计划。^{[7]43}

现今的伊重建完全受制于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伊民众尚未感受到美主导的政权更迭给他们带来的稳定生活。因此，只要美在这一战略下维持对伊政策，伊现状就不会得到根本扭转。更何况小布什政府调整对伊政策的核心还是向伊继续增兵，断然拒绝设定撤军的军时间表。美国希望向伊输出美式民主和树立民主改造大中东样板的设想反而使其进一步陷入“内战泥潭”，这也成为伊境内国家认同缺失的主要诱因之一。

3. 邻国等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介入

鉴于伊特殊的宗教、民族等结构状况，境外不同的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对其影响甚大。如同教异族、什叶派掌权的伊朗一直与其有出海口、领土和教派之争；同教同族又曾同为复兴党执政的叙利亚与其关系较为密切。随着什叶派在战后伊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伊朗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急剧上升，这既是教派作用的体现，也是其战略手段运用的结果，尤其是伊朗核危机加深后，伊拉克问题又成了成了伊朗应对美挑衅的一张王牌。战前叙利亚就认为萨达姆没有对海湾地区和平构成威胁，改变伊现政权的问题，纯粹是伊内部事务，应由伊人民决定，与其他国家无关。叙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与伊逊尼派反美武装渊源颇深，后者既痛恨美国入侵者，也不满大权旁落的现状。因此，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中东伊斯兰国家已形成两股不同的外部势力，他们分别支持伊境内什叶派和逊尼派，把伊拉克当成了他们的政治角力场，伊邻国因素的存在无疑导致伊境内国家认同的进一步缺失。

同时，驻伊美军吸引着外部伊斯兰激进的武装力量进入伊拉克并组建伊拉克“基地”组织，这些伊斯兰“圣战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志愿者”当前的共同目标是反美，但在建立何种政权的长远目标上的立场又不尽相同。^{[8]27}他们多属阿拉伯逊尼派，既袭击美军，也打击与美合作的“伊奸”与伊政府机构，甚至以不同派别的普通民众为袭击对象，从而刺激了伊教派分裂和冲突，加剧了伊国家认同的缺失。

三、前瞻：各方促成伊国家认同重构

1. 伊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同重构

伊战后政府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出现了其境内社会大于政府的怪异现象，致使各派势力各自为政，国家认同缺失。因此，伊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政府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从体制和制度建设入手，以强势但不专制的政府行为推进重建进程，重构伊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上要吸纳各派代表参政，合理分配政府职位，放弃对各种外来势力的依赖；经济上要合理分配石油收益，以中央政府统一划拨而非按产油区和居住地分派，同时积极主导重建项目建设，为更多的伊拉克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安全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军队，解散教派武装，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分子。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伊拉克人将会逐渐认同政府的权威，安全困局的消解和重建进程的推进亦会促成国家认同的恢复。

伊战后重建以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很多地区的民众还不时有生命之虞，他们对乱局日益不满，这种心理状态正是重构伊民众集体认同的基础。集体认同形成的三个有效原因是：“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同质性，即行为体的互动对一方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的选择、行为体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且行为体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国家。”^{[9]430-445}伊境内参与冲突各方的行为结果均是互建的，如都能觉察到彼此形成合作的基础，宗教、族派的影响力就会降低；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及共同命运很显然取决于群体伊拉克人的

状况,很难想举国混乱时哪一教派或族群能置身其外;另外,姑且不论伊现政权的组成途径和形式,在大选过程中,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伊民众还是希望拥有一个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在国家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各派民众共同承担责任也就顺理成章,这有历史明证:尽管当初萨达姆政权对什叶派采取严厉态度,但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什叶派并没有利用这一时机从事叛国活动,相反他们却积极参加了反对伊朗的战斗。^{[10][140]}

同时,应把“伊拉克人”作为伊民众身份符号的象征。共同抵制外国占领是凝聚伊境内阿拉伯—伊斯兰民众不可或缺的一环,原伊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在其最新出版的《占领伊拉克》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腐朽、腐败的萨达姆政权已被腐朽、低效、残缺和腐败的新秩序所取代”,“伊拉克人已不再相信那些‘解放者’。”^[11]当战火、爆炸、流血等让伊各派别民众陷入痛苦和迷茫时,此时共有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背景成了弥合现实隔阂的最好粘合剂。2007年3月30日,伊“美索不达米亚之女”沙达·哈苏恩成为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她参加了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名气的一个电视选秀节目,伊拉克各族各派出奇团结,他们积极投票,使其最终获得冠军。一些伊拉克人表示,这是因为他们从沙达的身上找到了一种作为伊拉克人的身份认同感,“无论你是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基督徒还是土库曼人,我们都是兄弟。让我们为沙达投票,帮助她取胜,当她获胜时,每个伊拉克人都会因她而抬起头来。”一位巴格达人说:“我们内心深处特别担心有人正企图让我们丧失作为伊拉克人的身份。正因为这种忧虑,我们才迫不及待地紧紧抓住任何能让我们感受到民族身份和教派团结的东西。”^[12]

2. 美走出对伊政策误区

很多人已经用“内战”来描述目前伊境内的局势,因为“尽管美国不予承认,但不管按照历史上的任何标准,伊拉克境内已经开始了内战。根据历史经验,美国不能阻止其发生,而且就算各方能够达成停战协议也是在更多的流血战斗之后。美平衡各教派利益的能力有限,更不能阻止目前的血战发生”^[13]。面对如此失败的伊拉克政策,布什总统和新保守主义势力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失败不仅使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败北,而且促使美民众掀起了反战示威的浪潮。对此,布什政府也作出了一些政策调整的姿态。2006年11月6日,伊战的标志性人物拉姆斯菲尔德向白宫上报了一份建议对伊政策调整的备忘录并提出了“下策”,即按部就班,将足够的美军部署在巴格达,向伊拉克大幅增派美军,明确撤军时间表,在伊拉克强力推行联邦制,将该国分成三部分——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各自为政的地区等。^[14]两天后他因中期选举失败而辞职,这些建议也变得无足轻重。12月6日,“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向布什总统提交了有关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包括2008年前从伊撤军的多项建议,但研究小组并非政府机构,该报告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只有参考价值,而没有法律或行政约束力。2007年1月11日,布什宣布美对伊新政策,其核心是计划向伊拉克增派2.15万美国士兵,以结束伊国内混乱局面,并拒绝设定撤军时间表。同时,布什承认美国在伊战中犯有错误,并表示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但截至目前,伊乱局未有任何缓解,甚至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因此,美在对伊政策上的修修补补只是在做本末倒置的努力,其“大中东”战略所暴露出的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重认同误区才是问题的根本,走出这些认同误区,方能令其摆脱目前在伊困境,强化伊重建中所必需的国家认同:首先,美在“大中东”地区强力推行美式民主和价值观,漠视了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酿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普遍的仇美倾向,这是其对伊政策失败的本质所在。伊人民反对前专制统治,但他们有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尊严,不愿意在美军枪炮下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其次,美在推行中东政策时采取的“双重”标准,令阿拉伯—伊斯兰民众认识到其赤裸裸的战略利益。美国公然践踏国际法,武力入侵主权国家并推翻萨达姆政府,但到目前也未找到开战理由的证据;再次,美国中东政策反映了其国内政党集团利益,毫无帮助中

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根本动机。2004年布什以“反恐英雄”的优势获得总统竞选连任，但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因伊拉克政策惨败，迫使其调整对伊政策。而美“伊拉克新政策”只是想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优势，政治上仍无进一步改进的措施，使得伊境内局势进一步混乱，表明这种政策的不切实际，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因为“只要美军一天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反美武装就有存在的理由与借口，伊拉克的安全问题就难以最终解决。”^[15]

所以，美只有走出这些误区，尊重伊拉克人民的意愿和选择，还政于伊人民，履行国际义务，帮助伊重建等，才能摆脱在伊困境，这也更有利于伊民众逐步重构国家认同。

3. 国际社会致力于解决伊安全危机

首先，应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纷争，帮助伊结束境内乱局，发挥联合国在伊重建中的主导作用。尽管战后召开过有关伊拉克重建和债务等问题的国际会议，但由于这些会议均由美国主导或操纵，使得联合国和法、德、俄、中等大国无法更多参与到促进伊战后重建和国内形势稳定的行列中来。随着美军和伊当局对伊境内局势日益失控，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参与解决的空间越来越大，作用也愈发显得重要：第一，在联合国框架下保证一国主权不受侵犯和维护地区稳定有着法理基础和道义支持，这也是爱好和平和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中国等国家的一贯主张；第二，俄、法、德等大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和维护国际形象及地位出发，也会积极参与解决伊拉克问题，从而促使美英等国改变政策，结束对伊占领；第三，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其特殊的地缘和宗教等影响，帮助伊拉克人尽早结束流血和痛苦，同时加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合作，更有利于伊拉克问题的早日解决。

其次，解决伊重建中的安全困境须强调邻国的参与。“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中有两项重要建议：美国应与伊政府及其邻国立即采取措施，成立“支援小组”，研究如何实现宗教与民族和解等重大目标；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开展新的外交与政治攻势，包括与伊朗和叙利亚开展政治对话。^[16]美国人在有了惨痛教训后得出的认识更说明邻国在解决此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这些邻国如能认同伊政权的存在和主权完整，通过外交和对话的渠道解决双边问题，不要促使伊境内局势恶化，其结果是有利于各国政府的。伊拉克的混乱或分裂只会引起邻国的不安并导致政权不稳，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活动分子活动空间更大，美国等外部势力也会乘机干涉，这些都是包括伊邻国在内的绝大部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所不愿见到的。因此，这些邻国应加强与伊中央政府合作，将对伊各派的影响力转化为伊政府对其实际控制力；共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在合力解除安全困局基础上帮助伊重构国家认同。

四、结语

伊战后重建四年来，无论是伊境内的两大教派及什叶派内部的不同势力，还是库尔德和阿拉伯民族之间，历史渊源与现实利益均使各方民众和势力各自为政，战后重建所需的国家认同严重缺失。伊现政府未能有效聚合各派力量，境内暴力冲突不断，国家面临失控和解体的危机。美国赢得了伊拉克战争，却没有给伊人民带来和平，其主导的伊重建进程裹足不前，伊境内反美武装活动从未间断，诱发了冲突和混乱。有关邻国和宗教极端与恐怖势力的介入，使伊局势更加混乱，安全危机加重。伊需在自己的主导下重建国家，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控制局面，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加强民众的身份归属感，重构民众的国家认同，结束冲突并推进重建进程。中东地区的政权构成形式有封建王室、军政府、西方民主制、逊尼派世俗政权、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政权和伊斯兰革命政权等，美国所谓的以伊拉克为样板改造中东各国政治体制的目标难以实现。^{[17]138-139}美只有放弃强权政策才能给伊人民自由选择发展模式创造机会，使其迸发共建国家的激情。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内部应同国际社会一道，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对话，共同打击恐怖和极端势力，促成伊境内冲突各方的和解，进而走上国家重建的轨道。回避国家认同缺失的存在或任其发展，伊教派冲突则会加剧，不仅重建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国家也会真正走向分裂；美总统大选临近，对伊政策仍是关注焦点，如出现积极调整将使解决伊拉克危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正在作出的所有努力也一定会帮助伊重构国家认同，进而加速其重建进程。

[参考文献]

- [1] 赵正源, 林奎燮.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J]. 国际政治研究, 2004(4).
- [2] 外交部官方网站[EB/OL]. [2007-03-27].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ybfs/gjlb/1439/default.htm>.
- [3] 王龙琴. 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数字[EB/OL]. [2007-03-19].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19/content_5868764.htm.
- [4] 刘国远. 伊拉克难民近 400 万 已成人道灾难[N]. 新华每日电讯, 2007-04-20(5).
- [5] 俞新天. 国际认同的危机——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拉克战后的国际关系[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3(4).
- [6] 安维华, 钱雪梅. 美国与“大中东”[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7] 田文林.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J]. 现代国际关系, 2005(6).
- [8] 唐志超. 破译伊拉克反美抵抗组织[J]. 世界知识, 2004(16).
- [9]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0] 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 [11] 王连志. 伊拉克人新呐喊: 美国人必须撤出[N]. 新华每日电讯, 2007-04-10(5).
- [12] 江雪晴. 26 岁超女让伊拉克人着迷[N]. 环球时报, 2007-04-02(4).
- [13] James D. Fearon. Iraq's Civil War[J]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 [14] 黄培昭, 等. 拉氏被迫改变对伊政策 美国在中东阵脚大乱[N]. 环球时报, 2006-12-04(7).
- [15] 王锁芳. 伊拉克短期难破安全困局[N]. 人民日报, 2006-06-14(3).
- [16]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M].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6.
- [17] 辛旗. 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The Lack of State Identity in Iraq's Reconstruction

YU Yong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violent conflicts in Iraq have severely frustrated its reconstruction. The subsequent civil war trend reflects the lack of state identity in the country. The dispute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t hom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from U.S. and the Arab-Islamic world has led to the chaos. Only when these factors have been eliminated can Iraq shake off ethno-religious conflicts and armed anti-America struggle. In this process, the urgent matter is that the different factions should reconstruct their state identity.

Key Words State Identity; Iraq's Reconstruction; Security Predicament

(责任编辑: 杨 阳)